



# 妈想看看你

□王明学

95岁的母亲逝世了，回想起她生前的事：有吃，有穿，病了及时治疗；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了，有人洗衣裳，端饭喂饭，洗脸洗脚，心里十分坦然，觉得后人尽孝也不过如此。

然而，当望着母亲遗像淡淡眉毛下的眼睛用力地向前望着，刹那间想起母亲说的话“我想看看你”，一股自责、凄凉、后悔的情感油然而生，眼角湿润了，心里责备自己：当时为什么那样浑哟，母亲心灵的渴望和生命的寄托就不懂？

18年前，我们在南山一家挺气派的酒店为母亲举行寿宴后，我搀扶着母亲来到轿车前，妹妹把一束鲜花递在母亲手上。快上车了，母亲摇动花束大声问我：“大娃子，(母亲对我的爱称)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我赶忙几步走到母亲面前轻声问：“妈，有事吗？”

妹妹插嘴道：“妈，哥哥事多，忙。你有事跟我说一样。”

我抚摸着母亲皱纹包皮的干瘦手说：“妹比我细致，孝心比我好，我孝敬你的钱给她保管，你尽管吃，尽管穿，尽管耍……”

母亲眼珠不转地久久望着我，说：“我想看看你。”

妹带着几分愠怒地道：“妈，给你说过好多次了，哥时间宝贵，忙。他站在你面前了，你看呀，好好地看，狠狠地看，看个够。”

妹大声的责备使母亲的眼光从我身上跌落下来，顿时眼里涌出了难以觉察的泪光。母亲低头上车了，然而当汽车开动时，她从窗口伸出头后，摇动花束，又大声说：“大娃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妈要看看你。”

声音在天空中回旋，在绿树花草间飘荡，急促而专注地钻进我耳鼓，快速而深深地落在我心上，在大脑屏幕上占据了一块永不褪色的位置。然而，当时被拼搏



# 阳台的味道

□张柏华

时序的六月，温暖而美丽，酝酿着收获，承载着希冀。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弟夫妻俩为了照顾他们儿子的高考，五月底就从外面打工的建筑工地回到了家乡县城的家。周末，堂兄弟在电话上给我说，他家阳台上的桃子、枇杷都已成熟，叫我们夫妻俩过去坐坐，尝尝。

我家离堂兄弟的家不远，走路只需十几分钟。已是上午十一点了，天空的雨一直都还在浙浙沥沥地下着，虽然不是好大，但足以敲响小区的雨棚。我怕去迟到了不礼貌，便赶紧撑起雨伞钻进了雨中。没走出多远，一番侍弄过的鞋子的鞋尖，就被溅满了雨滴、泥浆。人生奔忙的路上，怎能不湿鞋脚？

十几年里，堂兄弟他们夫妻俩一直都在外面的建筑工地上做模板工，虽是苦点累点，但打工有去处，劳力有使处，而且国家还有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政策。每做完一个工地，不需自己去讨要工资，只需按时结账走人便是。这些年，他们夫妻俩除了轻轻松松送两个孩子上学念书外，每年都还有六位数的存余，哪怕开头只是最小的正整数。

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，很多农民工兄弟都住进了高楼小区，我的堂兄弟也不例外。说来凑巧，我们两家的门牌号，居然都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阿拉伯数字，甚至还有所忌讳。不过，他住着悦欣，我住着顺利。如此看来，不管是电梯楼还是楼梯房，只要心存正念，即便是这样的门牌号，也毫无不吉利。

堂兄弟家的客厅不是很大，因为保留了开发商原本建筑设计的大阳台，而且阳台外面还有一个几平方米的露天小阳台。堂兄弟说，大阳台上只需设一张小圆桌，置几个小凳子和盆栽的花花草草，便可成喝茶、聊天、休闲的好地方。露天小阳台是宽仅一米有余的长方形，正好可植几株果木、花树，既不浪费地方，又增添了视觉绿意。如此这样，岂不甚好？

我站在女儿墙边打望：二环路的行人车辆，道旁绿植，欢跳的雀鸟，牵手的祖孙，一切皆尽收眼底。三环路的林立高楼，盏盏高大的路灯，以及它们后面的如黛青山，都看得一目了然，清楚明白。此时，天空已渐渐放晴，放眼望去，毫无遮挡，瞬间寥廓了世界。

我扫视了一下阳台的花草、树木、果蔬，有十好几个品种，它们在小雨过后，一切都格外清新。旁逸斜出，一棵花椒树的三个枝丫上长满了花椒，颗粒饱满，青青的，一串串，一簇簇，这是妈妈当年煮洋芋块“扯耳巴”的好作料。堂兄弟叫我摘几片花椒叶子和一簇花椒，顿时，一股微麻的清香，直逼我的嗅觉。我赶紧凑近，用手轻抚、摘取，很是小心，生怕弄疼了它们的肌肤。

树脚下栽有辣椒、茄子的一棵枇杷树，不过三五岁，树上挂满了橙黄色的枇杷，如人工揉搓的小汤圆大小，只要一伸手便可摘取吃食。剥去长有绒毛的薄皮，除去顶部黑色萼齿，将它整个儿放入口中，让灵动的舌头享受剥离肉和核的快乐，让那略有点酸味和浅香的甜在口中快乐弥漫。

就在枇杷树的旁边，一棵葳蕤的桃树，结满了心形的桃子，一个个毛茸茸的，浅绿中透着丝丝血红，色泽温润，让人一见便生爱慕之心、馋涎之情。我们围坐于阳台小圆桌，一边吃着刚摘下的带着木香的桃子，一边喝茶聊天，摆谈生活，好生惬意。

微风拂过，一股浓浓的花香沁人心脾，那是一盆栀子花开送来的味道，花瓣如齿轮翻卷，洁白大气；最吸引眼球的是枇杷树和桃树之间的那棵三角梅，极具生命张力，一树花开，热烈奔放，像一簇簇火焰在熊熊燃烧。

吃饭时，大家享受着满桌佳肴，有说有笑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无不开心。酒过三巡之后，堂兄弟说，等他儿子高考成绩出来后，他们夫妻俩就又返回建筑工地。举杯把盏，祝福堂兄弟的儿子高考顺心如意，金榜题名！祝愿堂兄弟夫妻俩外出打工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，收获满满！

一方小天地，展露大世界。是啊，生活犹如这阳台的花木果蔬，有麻有辣，有苦有酸，有香有甜，只要不负光阴韶华，终会如那盛开的三角梅红红火火，幸福灿烂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



# 秋风磨快镰刀(外一首)

□廖凡

菊花忙熟了山湾  
稻姑含笑低语  
秋风磨快镰刀  
发亮的刀牙兴奋不已  
咸咸的汗珠  
喂饱火爆爆的阳光  
“开镰了……开镰了……”  
古铜色的声调饱满芬芳

往事  
老屋角剪下一片月光  
扔到院坝头  
美得揪心  
却怎么也拾不起来  
不能碰她  
不能  
一碰就是一摊殷红  
一地碎玉

(作者系重庆市大足诗词学会副会长)

# 滚铁环

□张祥华

读小学时，看着有同学玩滚铁环，我心痒难耐，挖空心思地到处“窥摸”。

家中是找不到由铁筋焊制的铁环的。无意间路过小龙坎菜市场，我看见市场角堆了好些废坛子、烂木桶，就突发奇想，看中了那上面的竹圈圈。于是，我把烂木桶上的竹圈圈给偷着卸拔下来两个，乐颠颠地拿回了家，改成了最初的能轱辘的竹环。有了竹环，做铁钩就简单多了，随便找来根有硬度的铁丝，在前头弯成一个“U”字形，手柄处套上竹筒，大功告成！

刚开始滚竹环时，根本找不到门道，不是竹环不接受“命令”，就是铁钩不听从“使唤”，滚起来常常是东倒西歪，曲里拐弯，没滚多远就倒了，有时还会滚到路边的壕沟里。熟能生巧嘛，后来我就逐渐掌握了要领，还把幼时手上戴的小铃铛解下来装在圆环上，这样滚动起来就有琅琅的悦耳之声，很招人羡慕。

有了一个竹环，我还想着鸟枪换炮。凡家中坏箩筐的圆边口，水桶圆筒的竹箍、铁箍，或坏了的竹筛的圆框，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，推着它便会“呼呼”滚动起来。后来，滚名种环的同学就三五成群或凑成一长排，在学校操场上撒着白灰的线上当赛道，演习起了“集结号”，搞起了“锦标赛”。有时是几个人在一起，喊着口令同时出发，人在后圆环在前，跑得快滚得稳当的就是胜者；有时也比看谁慢，最好能停在原地不动，还得保证圆环不倒。有时我们拉起长长的滚圆环的队伍，就像一辆小火车在奔驰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那时马路上汽车极少，不少男同学从家里到沙区商业职工子弟小学，一路都是推着圆环来的，放学时又一路推着圆环走，那可是学校的一道风景呢。圆环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竹篾的，有金属的，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，迎着朝阳，披着晚霞，穿行在公路边或人行道，一路走来一路歌。有的同学中午放学要回家吃饭，一天往返学校四趟，最远的离校三四里路，大家都是推着圆环走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体育老师也是变着法儿引导大家玩。记得最激动人心的、最刺激的，莫过于滚铁环竞赛。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人数相等的若干小队，每

热情冲昏头脑的我，竟赞同妹妹不知是出于关心还是附和我的虚荣而说出的话，“人老了，难免有几分糊涂，给她说过无数次哥哥及他一家人身体好，生活幸福，可妈转身就忘了。人老了就是这样，哥，你别多心哟！”

我原谅了妈，不，应该说当时我完全不懂妈的心，是个极度自私、只顾自己快乐自在、抢占成就感的糊涂虫。

母亲一天天地远去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如今也跨进老年人的行列，在寂静枯燥的光阴里，一步步，一点点，以至完全深刻理解了母亲的那句“我要看看你”的含义。

处在暮年的老人在吃饱穿暖行动有人关照的状态下，欣赏自己生育和抚养的生命，是安慰和享受，属人性的自然春色。母亲，你在生时我做得不够，就原谅我吧，我将把你生命的呼喊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的儿子、孙子，让儿子、孙子知道他父亲、爷爷粗心自私、冷漠犯下的大错。人可以不富有，没权势，但对生养自己并以血脉相传的亲人不可以不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们是人。

我跪在母亲的遗像前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心里哭泣的话滔滔不绝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理事)

队前方50米处立一杆，绕着这根杆跑个来回，第二名同学再接力，看哪一队同学的速度快，哪一队的队员先跑完。这比单纯的滚铁环难度大得多，既要推得稳，中途不倒，拐弯时也要把握好角度，交接圆环时动作要敏捷……现在想来，老师当时用这种比赛，是想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。

后来，我们的装备也越来越高级，从竹环篾环等升级成了铁环。我用好几本小人书与同学交换了一个心仪已久的铁环，这套“铁家伙”比一般的环重，更好控制，我如虎添翼。有些同学还在铁环上加上了小铁环小铃铛之类的东西，一滚动就会发出“叮叮当当”或“哗唧哗唧”的声音，学校路上常响成一片。那场面，既动听又颇为壮观。

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，滚圆环活动就伴着我们度过了贫穷而欢乐的小学时光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协会会员)

